

〈鑑賞家〉

汪曾祺

全縣第一個大畫家是季陶民，第一個鑒賞家是葉三

葉三是個賣果子的。他這個賣果子的和別的賣果子的不一樣。不是開舖子的，不是擺攤的，也不是挑著擔子走街串巷的。他專門給大宅門送果子。也就是給二三十家送。這些人家他走得很熟，看門的和狗都認識他。到了一定的日子，他就來了。裡面聽到他敲門的聲音，就知道：是葉三。挎著一個金絲蔑籃，籃子上插一把小秤，他走進堂屋，揚聲稱呼主人。主人有時候走進來跟他見見面，有時就隔門房門說話。「給您稱——？」的。葉三賣果子從不說價。買果子的人家也總不會虧待他。有的人家當時就給錢，大多數是到節下〈端午、中秋、新年〉再說。葉三把果子秤好，放在八仙桌上，道一聲「得罪」，就走了。他的果子不用挑，個個都是好的。他的果子的好處，第一個是得四時之先。市上還沒有見這種果子，他的籃子裡已經有了。第二是都很大，都均勻，很香，很甜，很好看。他的果子全都從他手裡過過，有疤的、有蟲眼的、擠筐、破皮、變色、過小的全都剔下來，賤價賣給別的果販。他的果子都是原裝；有的是直接到產地採辦來的，都是「樹熟」，——不是在米糠裡悶熟了的。他經常出外，出去買果子比他賣果子的時間要多得多。他也很喜歡到處跑。四鄉八鎮，哪個園子裡，什麼人家，有一顆什麼出名的好果樹，他都知道，而且和園主打了多年交道，熟的像是親家一樣了。——別的賣果子的下不了這樣的功夫，也不知道這些路道。到處走，能看很多好景致，知道各地鄉風，可資談助，對身體也好。他很少得病，就是因為路走得多。

立春前後，賣青蘿蔔。「棒打蘿蔔」，摔在地上就裂開了。杏子、桃子下來時賣雞蛋大小的香白杏，白得像一團雪，只嘴兒以下有一根紅線的「一線紅」蜜桃。再下來是櫻桃，紅的像珊瑚，白的像瑪瑙。端午前後，枇杷。夏天賣瓜。七八月賣河鮮：鮮菱、雞頭、蓬萊、花下藕。賣馬牙棗、賣葡萄。重陽近了，賣梨：河間府的鴨梨、萊陽的半斤酥，還有一種叫做「黃金墜子」的香氣撲人個兒不大的甜梨。菊花開過了，黃金橘，賣蒂部起臍子的福州蜜橘。入冬以後，賣栗子、賣山藥〈粗如小兒臂〉、賣百合〈大如拳〉、賣碧綠生鮮的檀香橄欖。

他還賣佛手、香櫞。人家買去，配架裝盤，書齋清供，聞香觀賞。

不少深居簡出的人，是看到葉三送來的果子，才想起現在是什麼節令的。

葉三賣了三十多年果子，他的兩個兒子都成人了。他們都是學布店的，都出了師了。老二是三櫃，老大已經升爲二櫃了。誰都認爲老大將來是會升爲頭櫃，並且會當管事的。他天生是一塊好材料。他是店裡頭一把算盤，年終結總得由他坐在帳房裡嘩嘩剝剝打幾天。接待廠家的客人，研究進貨〈進貨是個大學問，市一年的大計，下年多進哪路貨，少進哪路貨，哪些必須常備，哪些可以試銷，關係全年的盈虧〉，都少不了他。老二也很能幹。量尺、撕布〈撕布不用剪子開口，兩手的兩個指頭夾著，借一點巧勁，嗤——的一聲，布就撕到頭了〉，乾淨俐落。店伙的動作快慢，也是一個布店的招牌。顧客總願意從手腳麻利的店伙手裡買布。這是天分，也靠練習。有人就一輩子都是遲鈍笨拙，改不過來。不管幹哪一行，都是人比人，這是沒辦法的事。弟兄兩都長得很神氣，眉清目秀，不高不矮。布店的店伙穿得都很好。甚麼料子時新，他們就穿什麼料子。他們的衣料當然是價廉物美的。他們買衣料是按進貨價算的，不加利潤；若是零頭，還有折扣。這是布店的規矩，也是老闆樂爲知的，因爲店伙穿得時髦，也是給店裡裝門面的事，有的顧客來買布，常常指著店伙的長衫或翻在外面的短衫袖子：「這你這樣的，給我來一件。」

弟兄想都已經成了家，老大已經有一個孩子，——葉三抱孫子了。

這年是葉三五十歲整生日，一家子商量怎麼給老爺子做壽。老大老二都提出爹不要走宅們賣果子了，他們養得起他。

葉三有點生氣了：

「嫌我給你們丟人？兩位大布店的『先生』，有一個賣果子的老爹，不好看？」

兒子連忙解釋：

「不是的。你老人家歲數大了，老在外面跑，風裡雨裡，水路旱路，做兒子的心理不安。」

「我跑慣了。我給這些人家送慣了果子。就爲了季四太爺一個人，我也得賣果子。」

季四太爺及季陶民。他大排行是老四，城裡人都稱之爲四太爺。

「你們也不用給我做甚麼壽。你們要是孝子，把四太爺送我的畫拿出去裱了，在給我打一口壽材。」這裡有這樣一種風俗，早早把壽才準備下了，爲的討個吉利：添福添壽。於是就都依了他。

葉三還是賣果子。

他真是爲了季陶民一個人賣果子的。他給別人家送果子是爲了掙錢，他給季陶民送果子是爲了愛他的畫。

季陶民有一個脾氣，一邊畫畫、一邊喝酒。喝酒不就菜，就水果。畫兩筆，湊著壺嘴喝一大口酒，左手拈一片水果，右手執筆接著畫。畫一張要喝二斤花雕，吃斤半水果。

葉三蒐羅到最好的水果，總是首先給季陶民送去。

季陶民每天一起來就走進他的小書房——畫室。葉三不須通報，由一個小六角門進去，走過一條碎石鋪成的冰花曲徑，隔窗看見季陶民，就提著、捧著他的鮮果走進去。

「四太爺，枇杷，白沙的！」

「四太爺，東墩的西瓜，三白！——這種三白瓜有點梨花香，別處沒有！」

他給季陶民送果子，一來就是半天。他給季陶民磨墨、漂朱膘、研石青石綠、抻紙。季陶民畫的時候，他站在旁邊很入神地看，專心致意，連大氣都不出。有時看到精采處，就情不自禁的深深吸一口氣，甚至小聲地驚呼起來。凡是葉三吸氣、驚呼的地方，也正是季陶民的得意之筆。季陶民從不當眾作畫，他畫畫有時是把畫房鎖起來的。對葉三可例外，他很願意有這樣一個人在旁邊看著，他認為葉三真懂，葉三的讚賞是出於肺腑，不是假充內行，也不是諛媚。

季陶民最討厭聽人談畫。他很少到親戚家應酬。實在不得不去的，他也是到一到，喝半盞茶就道別。因為席間必有一些假名士高談闊論。因為季陶民是大畫家，這些名士就特別愛在他面前評畫論畫，借以賣弄自己高雅博學。這種議論全都是道聽塗說，似通不通。季陶民聽了，實在難受。他還記得，他如果隨聲答音，應付幾句，某一名士就會在別的應酬場所重販他的高論，且說：「兄弟此言，桃季民亦深為首肯。」

但是他對葉三另眼相看。

季陶民最佩服李復堂。他認為揚州八怪裡李復堂功力最深，大幅小品都好，有筆有墨，也奔放，也嚴謹，也渾厚，也秀潤，而且不裝模作樣，沒有江湖氣。有一天葉三給他送來四開李復堂的冊頁，使季陶民大吃一驚：這四開冊頁是真的！季陶民問他多少錢買的，葉三說沒花錢，他到三垛販果子，看見一家櫃櫥的玻璃裡鑲了四幅畫——他在四太爺這裡看過不少李復堂的畫，能辨認，他用四張「蘇州片」跟那家換了。「蘇州片」花花綠綠的，又是簇新的，那家還很高興。

葉三只是從心裡喜歡畫，他從不瞎評論。季陶民畫玩了畫，釘在壁上，自己負手遠看，有時會問葉三：

「好不好？」

「好！」

「好在哪裡？」

葉三大多能一句話說出好在何處。

季陶民畫了一幅紫藤，問葉三。

葉三說：「紫藤有風。」

「唔！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花是亂的。」

「對極了！」

季陶民提筆提了兩句詞：

深院悄無人，風拂紫藤花亂。

季陶民畫了一張小品，老鼠上燈台。葉三說：「這是一隻小老鼠。」

「何以見得。」

「老鼠把尾巴捲在燈台柱上。它很頑皮。」

「對！」

季陶民最愛畫荷花。他畫的都是墨荷。他佩服李復堂，但是畫風和復堂不似。李畫多凝重，季陶民飄逸。李畫多用中鋒，季陶民微用側筆，——他寫字寫的是章草。李復堂有時水墨淋漓，粗頭亂服，意在筆先；季陶民沒有這樣的恣悍，他的畫是大寫意，但總是筆意俱到，收拾得很乾淨，而且筆致疏朗，善於利用空白。他的墨荷參用了張大千，但更為舒展。他畫的荷葉不勾筋，荷梗不點刺，且喜作長幅，荷梗甚長，一筆到底。

有一天，葉三送了一大把蓮蓬來，季陶民一高興，畫了一幅墨荷，好些蓮蓬。畫完了，問葉三：「如何？」

葉三說：「四太爺，你這畫不對。」

「不對？」

「『紅花蓮子白花藕』。你畫的是白荷花，蓮蓬卻這樣大，蓮子飽，墨色也深，這是紅荷花的蓮子。」

「是嗎？我頭一回聽見！」

季陶民於是展開一張八尺生宣，畫了一紅蓮花，題了一首詩：

紅花蓮子白花藕，

果販葉三是我師。

慚愧畫家少見識，

為君破例著胭脂。

季陶民送了葉三很多畫。——有時季陶民畫了一張畫，不滿意，團掉了。葉三撿起來，過些日子送給季陶民看看，季陶民覺得也還不錯，就略改改，加了題，又送給了葉三。季陶民送給葉三的畫都是題了上款的。葉三也有個學名。他五行缺水，起名潤生。季陶民起他起了個字，叫澤之。送給葉三的畫上，常題「澤之三兄雅正」。有時逕題「畫與葉三」。季陶民還向他解釋：以排行稱呼，是古人風氣，不是看不起他。

有時季陶民給葉三畫了畫，說：「這張不題上款吧，你可以拿去賣錢，——有上款不好賣。」

葉三說：「題不題上款都行，不過您的畫我不賣。」

「不賣？」

「一張也不賣！」

他把季陶民送給他的畫都放在他的棺材裡。

十多年過去了。

季陶民死了。葉三已經不賣果子，但是他四季八節，還四處尋覓鮮果，到季陶民墳上供一供。

季陶民與後，他的畫價大增。日本有人專門收藏他的畫。大家知道葉三手裡有很多季陶民的畫，都是精品。很多人想買葉三的藏畫。葉三說：

「不賣。」

有一天一個外地人來拜望葉三，葉三看了他的名片，這人的姓很奇怪，姓「辻」，叫「辻聽濤」。一問，是日本人。辻聽濤說他是專門來看他收藏的季陶民的畫的。

因為是遠道而來的，葉門只得把畫拿出來。辻聽濤非常虔誠，要了清水洗了手，焚了一炷香，還

先對畫軸拜了三拜，然後才展開。他一邊看，一邊不停地讚嘆：

「喔！喔！真好，真是神品！」

辻聽濤要買這些畫，要多少錢都行。

葉三說：

「不賣。」

辻聽濤只好悵然而去。

葉三死了。他的兒子遵照父親的遺囑，把季陶民的畫和父親一起裝在棺材裡，埋了。

賞析：

作者汪曾祺(西元 1920-1997 年)，中國當代小說家，江蘇高郵人。西元 1939 年進入昆明溪南聯合大學中文系，其小說創作能緊抓住就時代文人生活的精緻品味，以及描繪出街巷市井小民的生活面貌。

〈鑑賞家〉一文，敘述繪畫創作與欣賞批評之間的問題。全篇寫文人季陶氏之畫作，如何獲得市井果販葉三的欣賞，並終身珍藏而不售之軼事。在傳統的鑑賞美學中，詩書畫的表現都流傳在士大夫文人之間，並求人品氣韻之彰顯，而此篇的鑑賞者為一市井小民，此鑑賞者且能於作品中體會作者之修養與學問，進而成為季陶氏之知音，二者不必為同一層級，卻能在思響上相接承繼。

本文章法結構層次分明，起始便以二人在藝術領域上身分及姓名破題，「畫家陶氏」--「鑑賞家葉三」，點出兩人懸殊的知識和社會背景；而由「畫家—文人」、「鑑賞家—果販」，引領讀者共同完成創作鑑賞的歷程。說明藝術趣味，其

實不外乎實際生活經驗的洗禮和累積。

品味時間：

1. 請分享你欣賞音樂、繪畫的歷程。如：喜歡何種藝術作品和用什麼方式學習認識藝術？
2. 請說出，你最喜歡和欣賞的一位藝術家？有何代表作品？為什麼？
3. 你認為應該如何進入藝術欣賞的世界？請推薦一種方式。
4. 你認為一位藝術欣賞家，應該具備何種特質和能力？